

2153

蘇波問題



蘇聯駐華大使館編譯處出

1944



蘇波問題

一九四四年九月出版

蘇波問題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的蘇波關係

目 錄

- 一、波蘭——我們底鄰邦……………（一）
- 二、波蘭流亡政府以虛偽的辭句掩蓋着的敵視行動……………（二七）
- 三、蘇波協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日……………（三五）
- 四、蘇聯最高統帥部與波蘭最高統帥部之間的軍事協定……………（三六）
- 五、蘇波兩國政府關於友好互助的宣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三七）
- 六、塔斯社關於波蘭政府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言的聲明……………（三八）

- 七、蘇聯政府對於決定與波蘭以前斯德哥爾摩的協定（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九）
- 八、前大林列賓與美國總統的會談（蘇聯政府）……………（四一）
- 九、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在莫斯科對英美蘇聯代表報告蘇聯戰況（四二）
- 十、蘇聯政府關於蘇聯戰況的聲明（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五一）
- 十一、卡爾邊界（指附）（一九四四年一月）……………（五三）
- 十二、塔林邊界（指附）（一九四四年一月）……………（五四）
- 十三、塔林邊界（指附）（一九四四年一月）……………（五五）
- 十四、蘇聯政府關於蘇聯戰況的聲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六）
- 十五、蘇聯政府關於蘇聯戰況的聲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七）
- 附錄 蘇聯民族解放委員會（一九四四年一月）……………（九九）

波蘭——我們底鄰邦

巴爾金斯克

波蘭過去是而且將來也是蘇聯的隣邦，所以蘇聯社會人士不能不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現行戰爭完結之後復興起來的波蘭國家是我們怎樣的一個隣邦？它是否為一和平久安的國家，抑或為我國西部邊疆安全及歐洲人民合作的惡劣的破壞者呢？當然，這對我們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十分關切的問題。

蘇維埃政府自己方面想澈底地在堅固的善隣關係和相互尊敬的基础上建立蘇波的親善。這個愿望與大地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蘇維埃政府所宣言中完全明確地表現出來了——不祇是表現，並由蘇維埃政府對蘇決與波蘇界的問題時的寬大穩懷的建議證實了。

但波蘭流亡政府及其黨羽則不愿與蘇聯建立善隣的關係。這一顧伙不管這種關係的建立首先是為了本波蘭的利益，為了歐洲愛好和平的民族鞏固持久合作的共同利益，然總想盡一切方法反對蘇波親善關係的建立。

波蘭對外政策的前途，在最近一個時期外國報紙上廣泛地討論着。然而我們覺得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大部分的意見，是很少估計到過去的經驗的。但如與不久以前的一切教訓割離開，則對波蘭政策的發展傾向所下的評價是無益的。最有用的是首先回想一下凡爾賽和約簽字後的波蘭，事實上是我們怎樣的一個隣邦。

波蘭與我們第一次相見時是怎樣的一個鄰邦

盡人知之，在一世紀半以前，普魯士、奧地利與沙俄強佔瓜分了波蘭，使波蘭亡了國。在整整數十年之中，波蘭社會的進步份子進行着復興波蘭國家獨立的鬥爭。但是在資本主義暴力發展時期，波蘭的

神士制與波蘭土地上的各國無治權極端緊密地聯系着。已不再想到復興波蘭的獨立。在本世紀初葉，在屬於沙俄的波蘭的主要一部分土地上，波蘭人民忍受了沙俄專制的壓迫，但波蘭民族精神却絲毫沒進行反對沙皇主義的鬥爭，恰恰相反，俯首於沙皇的膝下並支援他以反對俄羅斯人民被壓迫大眾的反抗。當俄羅斯人民領導我們祖國的一切民族排去了沙皇主義的壓迫，完成了偉大十月革命，把我們國家變為蘇維埃國家，要為解放民族的兄弟聯合，那時波蘭神士們立刻就投到我們祖國的死敵方面。

但當當時，這並不妨礙我們祖國在俄羅斯的蘇維埃革命，是波蘭恢復獨立國家的重要的前提。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蘇維埃政府就宣佈了俄羅斯各民族自決權。蘇維埃政府早在第十次世界大戰未結束前就在它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法令中廢除了沙俄瓜分波蘭的一切條約，並承認波蘭人民有「獨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權利」。

這個宣言，實為波蘭復興國家獨立的奠基石。在那個時候，波蘭國家還未成立。波蘭被德軍佔領，蘇有德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最後敗北之後，德國佔領軍當局所任命的波蘭「攝政會議」才將波蘭蘇聯軍爾蘇斯基，發着於戰時準備着加入與德軍戰的波蘭兵團。我們指出，華爾蘇斯基及華爾蘇斯基派為德奧總參謀部服務之際，即完全消滅波蘭主權者關於「復興波蘭」，而使波蘭成為德國保護國的諾言，其版圖是劃入沙俄帝國的前波蘭國的各省。當然，此外不僅沒談到波蘭主權應歸到它手中的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土地，而且也沒談到波蘭，如西西亞通阿克托科，這些一定是留在德國及奧國的版圖之內。德奧國主權失敗之後，華爾蘇斯基派忘記了他們去的「黨遣」而表現對別人領土的貪婪了……

最後，波蘭國家根據凡爾賽會議的決議形成（在一九一九年）。這就是到了一九二一年才通過了波蘭的憲法。

凡爾賽會議之後，華爾蘇斯基立刻與波蘭主權談判，開始準備反對我國的戰爭了。蘇維埃政府極

開始與波蘭談判以防止戰爭。但波蘭政府不願談判維持和平。它想戰爭。為什麼呢？難道戰爭對建立獨立的波蘭和保證它的安全是必要的嗎？當然不是。這個，波蘭是蘇聯斯基也不敢肯定。但他為實現波蘭大強國計劃而渴望戰爭，企圖把蘇維埃烏克蘭直到敖德薩的整個南岸以及蘇維埃白俄羅斯所屬奪去，同時援助白軍將軍佛蘭哥兩擊潰紅軍，推翻波蘭紳士們所仇恨的我國的蘇維埃政權。

一九二〇年春，波蘭開始了戰爭。他們底軍隊侵入了蘇維埃烏克蘭的境內並攻克基輔。但一個月之後，蘇軍便把基輔解放，其後並由烏克蘭及白俄羅斯逼退了甘冒不韙的波蘭強盜，把他們一直追到羅夫門前，而在波蘭本國，則直趨華沙。祇是托洛茨基及其黨徒在當年紅軍統帥部的有責行動，才打破了蘇軍的勝利，壓迫他們退却。當時我軍準備新的反攻，波蘭因為無力繼續戰爭，才被迫同意締結和約，讓出了他強佔去的大部分的土地。但蘇維埃國家也因為多年作戰和經濟破壞的結果而非常薄弱，但在前線上與我國其他敵人鬥爭的情況則是緊張的。在這種局面下，關心馬上結束戰爭的蘇維埃政府，便不得不對波蘭強盜作重大的讓步。蘇維埃政府關於在東加里西亞實行民主公民投票的建議被波蘭否決，同時蘇維埃共和國受增條約的拘束，而根據這個條約，烏克蘭西部及白俄羅斯為波蘭所佔領（一九二一年里加條約）。因此波蘭不履行一九一九年聯合國最高會議所指的作為波蘭東部邊界的所謂「卡羅界線」的決議，根據這個決議，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為蘇聯領土之一部。一九二〇年秋，波蘭又搶去了立陶宛的京都維爾諾以及維爾諾區。

已不是秘密的，在準備進行反對蘇俄的戰爭當中，站在波蘭背後的是蘇聯政府，它們自一九一八年起追隨帝國主義者組織了武裝干涉以圖推翻蘇維埃政府並瓜分我國。這些列強以波蘭紳士們為代表找到了他們的奴僕衛星，準備不問任何冒險去進行反對蘇俄的鬥爭。蘇聯蘇斯基及畢爾蘇斯基派以空前未有的輕易行事手段改換了他底主人，把對於帝國主義的效忠轉而效忠於法國帝國主義者。在波蘭紳士的這種冒險主義中，表現出了波蘭統治階級復興古來大強國的活動。西方帝國主義者，祇要給他示

這就結束了，他們便勇敢地奔起基路之路——「勝利」之路……

然而，波蘭人先生們還不能完全實現他們底強盛計劃，但是在波蘭建國時期在凡爾賽所給波蘭新政府的任務——充當帝國主義反對蘇維埃國家的軍事破壞的任務——即在近二十年之中，却印到了他波蘭國家的政策方面。大家都知道，波蘭可成爲一和平的國家，如果在凡爾賽，它已波蘭人民在國際的領土而堅決對他說：這就是你們的國家——如果你要和平生存，那你的責任，獨立是有保證的，如果你破壞國家的安全，那你不返問負責。可是戰勝國的帝國主義者則完全說的是另一套話。人們向他們耳語說：波蘭國家已就稱爲「西方反對東方的梗塞」，在反對蘇維埃國家的鬥爭中以及在我國邊境附近建立「交通隔阻線」時起着領袖的作用了。這個就使得波蘭紳士所具有的那不多的理智了。畢爾基及畢爾基斯是派熾熱的想一個建立新強國「列奇·波斯波里特」的侵略計劃，冒險的「由海到海」——即是說由波羅的海到黑海，而且到裏海……

統治國毀壞這幻想的不可收拾的奇幻想念，是任何一國的人民的不幸。自然，這對於他底隣國，也是一個可疑的幸運……

奇特的商業政策

在反對蘇聯的戰爭失敗之後，波蘭的統治者即想如何從事國內經濟生活的整理。應當是與其它國家建立商務關係。但如放棄一下他們對蘇聯採取着什麼商業政策，那我們就可感到，他們是企圖利用飛旋標的，雖然對這個飛旋標時刻予迎頭痛擊。非常明顯地，不是我們需要與波蘭通商，而是波蘭需要和我們通商。但波蘭統治者不允許對波蘭工業有益的兩國正常商品交換的發展。他們祇想建設可能地不用任何代價從中取利。波蘭工業的主要部門在輪船輸入的原料。這些原料，波蘭可最便宜地由蘇聯取得——從前的波蘭王

國主要由於俄國取。波蘭的冶金工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廣泛利用了克里夫伊爾格的上等鐵及頓內茨的焦炭。但因為凡爾賽條約過後的波蘭由蘇聯入口的鐵不足道，因此波蘭鋼鐵的生產，就比一九一五年約水準降低了許多。

波蘭經濟學家波里格維奇在「工商」雜誌（一九二六年第六期）埋怨說：波蘭最缺乏的鐵礦石的鑛與鐵，它的出口，却主要的輸出到西方，越過了鐵界最近的波蘭了。「遺憾的是——他寫着——俄國生產之所以很少的輸入波蘭，其過處是在於波蘭的工業。最大的益處是採用波蘭鐵礦與俄國上等鋼鐵合製造，可能建立我國鋼鐵正當的發展基礎」。但這種呼籲，在波蘭仍為一種空喊。

前波蘭王國的紡織業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製造出一一五（千）噸棉紗，掄紗及入口的棉紗，這些原料的一多半由俄國得到。但在凡爾賽和約之後的波蘭，儘管將新的紡織業中心（伯爾斯克，巴扎及伯洛斯拉克）併入，紡織原料的消費還是銳落，比如在一九三二年，波蘭祇輸入上述入口原料的五四（千）噸。棉花幾乎都由遠方的國家（美國、埃及、英屬印度及巴西）輸入。

比由蘇聯輸入原料更為重要的，是波蘭底工業需要蘇聯的市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道維波洛夫斯基盆地的煤不僅保證了前波蘭王國的需要，而且還出口到烏克蘭右岸的市場，白俄羅斯、立陶瓦、萊多維亞及愛沙尼亞。凡爾賽和約之後的波蘭因有三個煤田（道維波洛夫斯基、克拉科及上西里西亞），急需煤的輸出。但蘇維埃市場，因波蘭反蘇政策而把波蘭煤炭禁止，這實是它煤產低落的原因之一。波蘭的鋅鑛工業也是同一種情形，其產量祇有一小部分在國內市場上找到了銷路。

前波蘭王國的紡織工業，約輸出其生產品的百分之六十到俄國去；毛織工業則更依賴着俄國的市場。但凡爾賽和約之後的波蘭，由於拒絕了與蘇聯的自然的商品交換，於是對於它自己的棉織品在波蘭的國內外市場上遇到了大的而且日益增多的困難。在一九二八年波蘭輸出九（十）噸棉織品，價值七〇（百萬）波幣，但在一九三八年——祇五千噸，價值二三（百萬）波幣。結果生產慘落。

波蘭與蘇聯的全部商品流通在一九三八年祇佔波蘭整個對外商品流通總額的百分之五十。從總額數字看，它比小國立陶瓦與蘇聯的商品流通還要少，比那些國家如比利時荷蘭和我們國家的商品流通要少得多。

這樣提出問題是合適的：難道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情形能認為是正常的嗎？

譬如我們說，加拿大與墨西哥突然對美國採取了這種奇怪的商業政策，而其結果它便與美國的商業減少了它對外貿易總額通額的百分之五十了，那麼美國人應該說什麼呢？對的，美國人宣稱這種商業政策為商戰，當然，他們是對對正確的。

不用多說，自然，偉大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是不會因波蘭拒絕與他們的自然的商品交換而吃虧的。但波蘭却無疑地吃了這種虧。它底反蘇的商業政策，實它經常衰落以及它國家經濟悲觀失望的原因之一。這是波蘭大人先生們高傲的自殺的表現。

紳士的波蘭與什麼樣的國家建立了最密切的經濟關係呢？與德國。甚至在波蘭之間經過多年的國稅爭論之後，在一九三八年由德入口到波蘭的，還比英、或美國的入口多兩倍多，比蘇聯的多十倍。波蘭到德國的出口，佔波蘭總出口的二四%多，英國一八、二%，美國五、三%，蘇聯〇、一%。這是很奇怪的。波蘭在經濟上依賴於德國，但後者則就其經濟的機械設備能剝削，但不許對它的經濟發展予以任何援助。

此外，德國資本在波蘭工業中，把重要的陣線圖在自己手中。在波蘭也投入了法、美、比、英很大的資本。結果，除紡織業而外，波蘭工業的一切主要部門都主要地是操在外國資本的手中。波蘭紳士把南巴爾幹的全部經濟基礎都出賣和抵押了。波蘭經濟政治的獨立就是一句空話。

對烏克蘭人民及白羅斯人民非人之待遇

依據蘇維埃政府的要求在里加和平條約之中，規定了居住在波蘭佔領的烏克蘭及白俄羅斯那些地區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特定的權利。當然，如波蘭統治者欲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的話，他們便可說少數民族這些權利——他們很清楚地知道蘇維埃人民決非對我們同一血統的住在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弟兄們的命運完全漠不關心。但波蘭並未履行里加條約中對俄所議定的義務。

里加條約第七條規定：

「波蘭對住在波蘭的俄羅斯的，烏克蘭的及白俄羅斯民族的人們，應根據民族的事實給他一切權利，保證文化，語言的自由發展及舉宗教儀式之權」。

其次，在這一條中規定：

「住在波蘭的俄羅斯，烏克蘭以及白俄羅斯民族的人們，在國內立法範圍中有根據積極的本國語言，組織與扶助他民族學校，發展他的文化並以此為目的組織結社」。

在波蘭成立的最初兩年，波蘭在其若干國際條約方面負擔了對少數民族的義務。凡國際條約及九三條波蘭負責保證它領土之內少數民族與波蘭人享有同等權利。關於保護少數民族的特別條約，由波蘭與波蘭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字。根據這個條約，少數民族必須與統治民族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擔任國家職務的同等權利；保障他們在議會機關等當中有使用本族語言的權利。最後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盟國最高理事會在其次議案中指出：「波蘭承認，東加里西亞的人種條件，對它所要求的政治。但這都是紙上的空談。波蘭政府破壞它對少數民族的義務。」

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屢次向波蘭政府指出對里加條約第七條的嚴重的破壞。比如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的蘇維埃照會中說：

「要提出對少數民族的各種橫暴及嘲弄的完全的單子來，並非不可能的。這些嘲弄橫暴的大部分是

實，由於白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的起事嚴重，對外國與動亂後遺跡了。在白俄羅斯邊區及東加里西亞盛行着可怕的警察恐怖氣氛，在這些州區的人民中充滿了恐怖，而且橫暴與壓迫不僅不沉靜下去，反之，採取着正當的大規模的性質。」

波蘭統治者使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人民遭受最惡劣的一種半封建的性質的殖民地的奴役。誰都知道，在這些領土上，基本的人民——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農民——處於波蘭地主殘忍的壓迫之下。農民受着劇烈的土地饑饉的痛苦，而領有大莊園的地主把他們弄到奴役。在整個西烏克蘭，祇有百分之二——三的土地在基本的農民大眾——貧農與中農——手中，其它的土地屬於地主及波蘭的軍事移民——有幾十萬公頃最肥沃的土地分給他們。在西白俄羅斯，一〇二七個波蘭地主便操縱了全部土地的六七·六%，其中最大的一個地主，前普魯士軍官雅努什·拉德司威爾侯爵（曾任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在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擁有土地在七二〇（千）公頃以上。其他地主，波托茨伯爵有土地五〇（千）公頃以上。

這少數的大地主殘酷地剝削了千百萬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農民和僱工，保存着半封建的剝削形式及人身的依輔（強制勞動及自然的償付）。在西烏克蘭的許多區域之中，農民為了使用收穫，森林及負債的關係等必須於收割時在地主的莊園上工作十天到五十天。債務及稅務（各種各式的捐稅最多至一百種）日益增多地無法担負。農民不能購買鹽、茶、煤油、煤、烟草、糧食也不足。他們的孩子們破衣爛襪，成千上萬人因飢餓而死。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工人同樣過着極端貧困和不平等的的生活。

波蘭當局在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摧殘民族文化的一切發展，經常進行着反對民族學校的鬥爭。波蘭制度在西烏克蘭建立之際（在一九一九年），烏克蘭學校有三六六二個，但廿年後祇剩下了一三五個了。

在西白俄羅斯，在波蘭佔領前共有五百多個白俄羅斯的學校，然不久就差不多都被消滅了。

甚至盡力企圖掩飾自己民族文、高壓政策的波蘭的官方統計，對學校方面也給了下面的數字。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教育年度，初等學校是：波蘭的一一二八、三三七所，烏克蘭的一一四九六所，白俄羅斯的一一八所；中等學校是：波蘭的一一七五六所，烏克蘭的一一二三所，白俄羅斯的一一八所；高等學府：波蘭一一廿四所，其它民族，則一個也沒有。這是在波蘭有八百一烏克蘭人及三百萬白俄羅斯人的情形！用不難驚異，在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區域之中，文盲的百分數是非常高的，而且是逐年增高。

殘酷的剝削及政治上的完全不平等，引起了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廣泛的不滿意。破產的農民拒絕繳租及還債。爲回答人民大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波蘭當局採取了屠殺的手段（緩靖）。征剿隊調往幾百個鄉村中去，組織了對農民的成批拷打、刑訊、吊打、以及槍決（不加審問）。曾經有兩千這班「緩靖」在七八百個鄉村中進行着。幾千百個和平的鄉村被波蘭警察焚燬。成批的逮捕及成批的判罪爲常規的現象（拘捕八十人、一百人、一百四十人等等）。在波蘭警備地監牢的監房中盛行着難以兼容的恐怖。

歐洲決沒有一個國家——除希特勒德國而外——像波蘭這樣慘無人道的對待它的少數民族。

由於主要的列強對波蘭對非波蘭民族在國際聯盟監督之下担任國際的職務，於是波蘭迫民族的代表們就屢屢向國際聯盟控告波蘭的統治者。當然，這些呼籲是無結果的。在國際聯盟中起領導作用的列強政府，對波蘭甘冒不韙的要求讓步了，就非常隨便地拒絕了保護被壓迫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了。當德國與波蘭公開祕盟國際聯盟之際，波蘭當局也非常胆大地決定執意獨行，拒絕履行它的國際義務。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三日，波蘭與名鼎鼎的柏克外長在國際聯盟中宣稱拒絕進一步承認國際聯盟對波蘭少數民族問題干涉的權利。

這種無理的民族政策，不僅在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民眾當中引起了對波蘭壓迫者的正義的深仇大恨。在烏克蘭資產階級之中的畢爾蘇斯基的走卒們企圖壓迫抵抗的暴衆，但人民的騷亂連綿不停止。在許多地方成立了農民自衛隊以抵抗波蘭征剿隊的剝伐。在溫爾尼發展起了游擊運動。

在一九三九年前就已很清楚，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被壓迫人民大眾即組織着一個憲軍，利用最先的可諾公由紳士波蘭繼以忍受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並達到自己民族與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人民基本民衆聯合的目的！與蘇維埃烏克蘭及蘇維埃白俄羅斯聯合。

決沒有一個客觀的觀察員允許在這方面有絲毫的懷疑。最後，當這個可諾公出現時，西烏克蘭及西白俄羅斯的人民便以盛大的喜悅與衷心加入了蘇維埃各民族親如手足的家裏了。

在希特勒德國航路中的波蘭對外政策

凡爾賽和約後波蘭的對外政策，時時是仇視蘇聯的。甚至蘇聯代表的生命，在波蘭也常受到危險。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蘇聯駐華沙公使伏伊茲夫被刺，同年九月二日諸殺蘇聯駐波代表，一九二八年夏天暗殺蘇聯駐波蘭商務代表。希特勒在德國當政之後，在這以前早已建立了自己法西斯獨裁的波蘭，便把自己對外政策轉向法西斯德國的航路之中。從此時起，波蘭的對外政策，對蘇聯就更沒親善以比擬的行動了，不僅對我國安全的經常威脅，而且也對歐洲其它的愛好和平的國家。

直至一九三三年，波蘭的對外政策主要的走眼着法國，它與法國締結軍事同盟。在一九三四年，波蘭宣佈了自己的盟國，轉而與德國取得親密的合作，與它締結了政治協定。那時在法蘇之間進行了締結英歐公約的談判。這個公約的目的，就在於利用互助的組織以保護參加該約的各國關於日益高漲的侵略進攻威脅時獲得安全。這個公約也可保障波蘭的安全。但波蘭與德國展開了暴烈的運動以反對這些發展

已的拒絕而打破這個公約。

據人皆知，一九三四年秋，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達到了組織集體安全及抵制侵略和防止戰爭的目的。德國與意大利雖然瘋狂運動來反對國際聯盟以及集體安全的原則。但因當時他們已沒有加入國際聯盟了，於是他們便利用波蘭代表在這種國際組織中作爲自己的代理人，從中破壞，以便打破任何一種足以阻礙侵略發展的創議。由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波蘭在國際聯盟中確實正起了這種作用。波蘭外長柏克非常熱心地担任了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在國際聯盟中的全權代表的職務。

但波蘭代表柏克不祇是在日內瓦爲法西斯侵略者的利益而行事。他並且與匈牙利聯絡拉攏到希特勒反對捷克的陰謀中來。他到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以便拆散小協約國，從而削弱法國及捷克。他達到了恢復波羅的海軍事條約的目的，以反對蘇聯。他企圖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拉攏到反蘇集團中以受波蘭的領導。在整個的戰前四——五年之中，柏克在歐洲各國的京城都出過面，同時他在到處宣傳非這就侵略的福音，教唆反對蘇聯和平政策的鬥爭。無怪國際聯盟都管他爲「希特勒的刺客」。

當然，這不是柏克個人的政策，而是波蘭對外政策的毀滅的路線。波蘭的政策都是支持侵略者的陰謀計劃。關於這點，波蘭駐美大使波托茨克很公開說過，雖然這話的不透澈，他在與美國新聞記者談話時說，波蘭政府亟欲建立一個「由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國家集團」。「這個集團——他說——保護着德國的邊疆，並監視着蘇聯於希特勒進攻法捷兩國之際不能予法國及捷克以援助」。

希特勒德國的強盜侵略性就是增倫，波蘭統治者則越表現它儘可能地完全利用環境以實現它強盜計劃的野心。這在一九三八年非常明白地表現了出來。波蘭統治者在慶祝德國征服奧地利（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之際，馬上就對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爲什麼不來也逼迫隣國——誰都不敢反對德國侵略呀。最小的犧牲是先由小國立陶宛下手。德國滅亡奧國之後的第六天，波蘭政府也送交立陶宛一個最

後通牒。波蘭師團向立陶宛邊境開動：「但蘇維埃政府馬上通知波蘭駐莫斯科大使說，它請波蘭不要訴之於武力，並於武裝進攻立陶宛時保留自由行動。祇有這個明明白白的宣言，才打回去了波蘭的橫行者並強迫它放棄了自己想好的計劃。」

當希特勒開始要求瓜分捷克斯時，波蘭報紙也利用保護在那裏住的少數波蘭人的虛偽辭句追逐捷克。一九三八年秋慕尼黑會議之後，誰都曉得，希特勒即進而瓜分捷克。當時波蘭奪去了屬於捷克的約什納的一部分，而匈牙利——南部斯洛窩克以及喀爾巴阡烏克蘭的一部分。

非常明顯的，波蘭倣效希特勒德國也掀起了要求殖民地的運動。克拉斯涅夫斯基將軍宣稱波蘭不滿宣任何一種殖民地的代管或租借，而祇是有「自己殖民地的領地」才值得稱為這種「大國」！

事實的發展證明，波蘭對希特勒德國侵略政策的同情，對波蘭自己是最高危險的。波蘭政府絲毫沒有採取一種辦法以保證它國家的安全而反對由德國方面對它來的危險。恰恰相反，它自己打開了德軍侵入波蘭的一切鎖鑰。全身武裝，胆大的它全不怕懲罰的希特勒強盜已把自己的爪子伸到波蘭，把它當作輪到自己又宰割的一個犧牲者。蘇維埃輿論再次地警告波蘭提防這種致命的危險。但波蘭統治人士則裝作作啞。他們看不到任何的危險，因為他們不想去管它。他們兩隻瞎眼的驢，祇是在德國法西斯主義展開侵略的環境之下，打開了一個大強國劫掠的美景。

他們自己促進了波蘭無數希特勒組織及走狗破壞活動的積極性。當劍子手戈林常常「親身」訪問波蘭而「獵取野豬」之際，他們高興地狂呼起來了。這個完全使他們放心得下。這個普魯士的野蠻武夫及墨西哥的闊漢戈林，可不費吹灰之力玩弄獵取波蘭「豬仔」，因為他們自己貪婪的霸權使他們盲從了。政府報紙「波拉尼導報」以「德國對波蘭是否忠實」的標題登出了一篇文章。當然，它絲毫對德國的「誠意」沒有懷疑。這種「誠意」的基礎，該報是引證着一個住在柏林的不知姓名的波蘭外交家的

意見，他用下面的話去解釋：

「希特勒的反俄使命，是理解它對波蘭關係的鎖鑰。德國為實現它的反俄計劃需要一些直接關係它的實現的盟國。在這些盟國之中，它自然看到了關心西伯利亞的日本，關心近東的意大利，以及羅馬尼亞和波蘭……這個已由我們的對談者向我們說過了。顯然的，在對蘇維埃實現德國的侵略意圖時，波蘭對德國的這個意義就非常重大了。」

難道這不是對這種事實的承認的一個掩護：波蘭統治人士參加了希特勒的反蘇戰爭而為他的一個「關心的盟國」？

該政府報紙另有一次興高采烈地高叫着：「新歐洲誕生了，當然，在這個新歐洲之中，波蘭必須獲得它應有的地位！」

難道這還不算德國的衛星國——芬蘭、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在一九四一年於他們共同與德國反對蘇聯及我們盟邦的戰爭頭兩個月所寫的其所鼓吹的一樣嗎？但這祇是證明紳士的波蘭也出德國倉庫領到了爭取「新歐洲」的鬥爭旗幟，如參加了現行戰爭的希特勒附庸們一樣。

的確，一切徵象都證明波蘭政府站在希特勒德國方面參加了戰爭。波蘭的主張對外政策自一九三四年來就是朝着這一方面。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是一個富有教訓的事實。所以發生另一種情形者，祇是因爲希特勒要使波蘭為他的犧牲，而完全不是他的同盟。祇有當希特勒政府自己揭穿自己的野心，公然向波蘭提出了強硬要求，祇在這副時候過去之後（在一九三九年）波蘭才又轉到英法方面請求他們於不幸時援助。

我們的國邦——凡爾賽和約後的波蘭，就是這樣的一個冒險家。